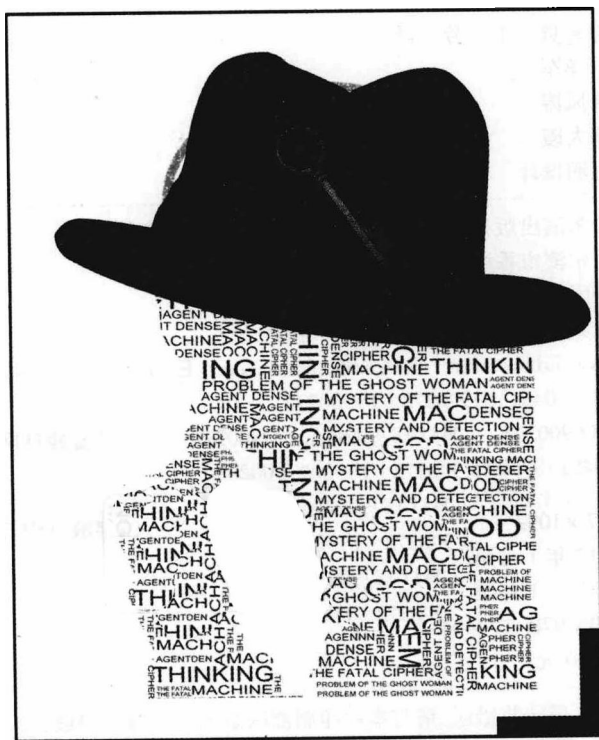


致命的密码

陈先贵 王 芳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命的密码 / (美) 福翠尔著; 陈先贵, 王芳译.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2. 1

(思考机器探案集)

ISBN 978-7-5484-0751-5

I. ①致… II. ①福… ②陈… ③王… III. ①推理
小说 - 小说集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6034 号

书 名: 致命的密码

作 者: [美] 杰克·福翠尔 著

译 者: 陈先贵 王 芳 译

译 审: 朱泽军

责任编辑: 张凤涛

责任审校: 陈大霞

装帧设计: 恒润设计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9 号 邮编: 1500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黑龙江省文化印刷厂

网 址: www.hrbcbc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bc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2 87900273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 87900345 87900299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5.5 字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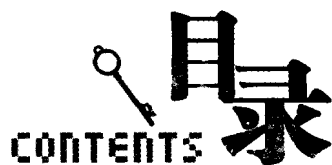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0751-5

定 价: 26.8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目录

CONTENTS

九十七号囚犯	1
失踪的巨款	19
水晶球占卜师	38
画室疑案	56
汽艇上的遗尸	90
致命的密码	110
遗失的镭	148
废屋疑案	170
绑架百万宝贝	191
一条绳索	227

九十七号囚犯

玛莎打开房门，看到著名的奥古斯都·范杜森教授——也就是“思考机器”——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他那张本来就苍白的脸现在白得像死人一样，薄薄的嘴唇也没有一丝血色，眼睑向下低垂，浓密的黄头发向后披散着，细长的双手一动不动。渐暗的日光从实验室的窗户照进来，照着他那瘦小的身躯。玛莎站在那儿，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中充满了恐惧和忧虑。她不是那种动不动就大呼小叫的人，但是她感觉到有些哽咽了。她迅速弯下腰用她那强壮的双臂将这位身材矮小的科学家抱起来放到了长沙发上。

“天哪！”她大声说，语调中充满了关切——她长期给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当仆人，日久生情，“可怜的人啊，您这是怎么了？”

她站在那儿看着这张苍白的脸，过了一会儿她觉得自己必须采取些措施。她相信“思考机器”的心脏还在跳，感觉他还有气儿，也许只是昏迷了。她充满希望地这样想着，转身去找水。实验台旁边有个手盆，上边有个龙头，实验台上有很多烧杯，但是她还没有惊慌到使用烧杯在实验室接水喝的地步。她知道实验室里有很多很多化学药品——有些是毒药。她又看了一眼这位科学家，然后冲出实验室去找水了。

当她手里拿着水壶和水杯再次站在门口时，她惊呆了。这位杰出的科学家正跷着二郎腿在沙发上坐着，一边沉思一边抚摸着自己的后脑勺。

“玛莎，有人来过吗？”他问道。

“哦，先生！您怎么了？”她惊讶地脱口而出。

“啊，一个小事故，”他不耐烦地说，“有人来过吗？”

“没有，先生。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不要为我担心，善良的女士，我没事的，”“思考机器”安慰她说，然后把脚放在地上，“你确信没人来过这里？”

“是的，先生。老天啊！我刚才把您从地上抱起来的时候您脸白得……”

“我当时是趴着还是躺着？”

“您平躺着，四肢张开，我还以为您死了呢。”

“思考机器”再次边沉思边抚摸自己的头，同时玛莎仍然喋喋不休地说着话，描述着“思考机器”是怎样躺在那儿，以及躺在哪个位置。

“你确信你什么声音也没听见？”“思考机器”再次问道。

“没有，先生。”

“比如刺耳的声音？”

“没有，先生，没有啊。我刚刚放下茶壶，然后开门想告诉您茶沏好了。”

她从茶壶里倒了一杯水，“思考机器”小口喝着，嘴唇渐渐又恢复了正常的血色。

“玛莎，”他吩咐道，“去看看大门是否关着。”

玛莎出去了。“关着呢，先生。”她回来向“思考机器”报告。

“锁着吗？”

“是的，先生。”

“思考机器”站起来，感觉基本恢复了正常。然后，他来到实验台旁边，眯着眼睛仔细地看一面镜子，然后又在整个公寓里转悠，检查窗户和门，偶尔又停下来好奇地看着一些用了多年的东西。然后他转过身，面对着正在好奇地看他的玛莎。

“丢什么东西了吗，先生？”玛莎热心地问。

“你确信没有听到任何声音？”“思考机器”又问。

“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先生。”

“思考机器”向电话走去，不一会儿他与记者哈奇通上了电话。

“听说齐索姆监狱最近有人越狱吗？”他问。

“没听说，”记者哈奇回答，“怎么了？”

“有人越狱了。”科学家肯定地说。

“谁越狱了？”记者急切地问，“怎么发生的？”

“犯人的名字叫菲利普·吉福尔。我不知道他是怎么逃出来的，但是他的确出来了。”

“菲利普·吉福尔？”哈奇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就是那个犯伪造罪的人吧，他……”

“对，就是他，”“思考机器”说，“他出来了。你应该去一趟齐索姆监狱，调查一下，然后回来找我。”

哈奇和编辑打了个招呼就出去了，半小时后他到达了齐索姆监

狱，这是一座位于市郊的花岗岩建筑群，他找到他的老熟人监狱长先生。

“越狱的犯人叫什么名字？”哈奇问。

“越狱？”监狱长惊讶地反问，然后笑了，“没有人越狱。”

“你们这里关着菲利普·吉福尔，是吧？”

“菲利普·吉福尔在这里，”监狱长严肃地说，“他是九十七号，现在关在九号牢房。”

“你上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记者追问。

“十分钟之前。”监狱长回答。

记者目不转睛地看着监狱长，但是监狱长也坦诚地看着他。哈奇知道有时候监狱不想让公众知道有人越狱，就会否认，仅哈奇知道的就有好几次。

“我能看看吉福尔吗？”他冷冷地问。

“当然，”监狱长高兴地回答，“来吧，我领你去看看。”

他陪着记者来到九号牢房门前。“九十七号，在吗？”他问。

“不在这儿我该在哪儿？”里面一个人嘟囔着。

“到门口来。”

牢房里有人在移动，一个人向门口走过来。哈奇上次见到吉福尔是几个月前了，但是他觉得毫无疑问这个人是吉福尔，那鹰钩鼻、薄嘴唇都和以前一样，只是由于监狱不见天日使他脸色比以前苍白些。记者哈奇一脸的惊讶。

“你认识我吗，吉福尔？”他问。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犯人恶狠狠地说，“若不是你，我还来

不了这里——你和那个老家伙。”

哈奇和监狱长一起回到办公室。“听着，监狱长！”哈奇带着谴责的口气说，“我想知道真相，这个人进来以后有没有出去过？”

“没有，除了放风再就没有出去过了，”监狱长回答，“所有犯人每天有一段放风时间。”

“你是说他从未出过监狱？”

“绝对没有！”监狱长大声说，“他要在这里度过八年，直到刑满为止。”

“我有理由相信——世界上最应该相信的理由，他曾出去过。”记者坚持说。

“哈奇，你在胡说八道吧，”监狱长说，然后他温和地笑了，“到底怎么了？”

哈奇没有回答，而是向电话走去，他给“思考机器”打了个电话。

“吉福尔逃跑这件事你搞错了，”他告诉“思考机器”，“他还在齐索姆监狱。”

“你看见他了吗？”“思考机器”焦急地说。

“看见了，而且跟他说了话，”记者回答，“五分钟前，我见到他在九号牢房里。”

电话那端“思考机器”沉默了。哈奇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在反复思考。

“你错了，哈奇先生，”“思考机器”语出惊人，仍然是不耐烦的语调，“吉福尔不在牢房里，我知道的，不用争论这个了，再见。”

“思考机器”范杜森教授与监狱长也很熟。哈奇离开监狱大概半小时后，“思考机器”来了，受到监狱长的热情接待。监狱长与他握了握手，脸上带着微笑。

“我了解点儿吉福尔的情况。”科学家唐突地说。

“你也找他？”监狱长说，“哈奇刚才也来问他的情况。”

“是的，我派他来的，”“思考机器”说，“他告诉我吉福尔还在这里。”

“他在这里，”监狱长用强调的语气说，“他在这里关了快一年了，还得再关七年。哈奇似乎认为他逃走了，你知道他是从哪儿得来的这个消息吗？”

“思考机器”眯着眼睛看着监狱长的脸，然后向上扫视了一下墙上的表，现在是晚上八点十八分。

“你确信吉福尔在牢里？”他问。

“我知道他在九号牢房里。”监狱长嘴里叼着的雪茄动了一下，好像带着些敌意，他用好奇的目光瞪着这位访客。反复打听九十七号囚犯的情况，加之访客对主人怀疑的态度，的确令人不快。“思考机器”向后靠在椅背上，淡蓝色眼睛向上看着天花板，监狱长见过他这种表情。

“你们关押吉福尔多久了？”过了一会儿“思考机器”问道。

“十个月多点儿。”

“他表现很好？”

“恩，是的，现在是挺好。他刚来的时候是个讨厌的家伙，爱骂

人,但是后来他认识到这是没用的,所以,现在他可以说是懂礼貌的模范了。囚犯都有这个过程,开始很难管,但后来十有八九会安静下来,变得守规矩了。”

“当然,”“思考机器”若有所思地说,“你最初注意到他这种转变是在什么时候?”

“一个月或者六周前吧。”监狱长回答。

“他是逐渐地还是突然地变得听话了呢?”

“我说不好,真的,”好奇的监狱长回答说,“我想应该算是突然转变的。有一天我从他牢房门口经过的时候注意到他没骂我,这有些反常。”

“思考机器”突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盯着这位官员。然后,他又坐回到椅子上,眼睛向上看着天花板。“你还记得他第一次不骂你了是哪天吗?”

监狱长笑了。“我记不清了,一个月或者六周前吧。”

“从那以后,他骂过你吗?”科学家继续问。

“没有,从那以后好像没有人听见他骂过人。此后他一直表现特别好。”

“有人探视过他吗?”

“哦,最近没有。一个内科医生给他看过两次病。他的嗓子有点儿问题,我猜。”

“为什么不用监狱自己的医生呢?”“思考机器”好奇地问。

“他自己要求请外面的医生,”监狱长回答说,“他缴纳了十几块钱作为医疗费。”

突然“思考机器”的表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半晌沉默不语，显然，一个新的思路在他大脑中形成了。

“你是否还记得，”最后他问，“医生是在他停止骂人之前还是之后来的？”

“之后，我想是的，”监狱长无精打采地回答，“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过了一会儿他问。

“你说他嗓子有毛病，有什么症状吗？”

“嗓音有点儿沙哑，没有别的。医生告诉我没什么事——可能是牢房里太潮了吧。”

“你以前认识那个医生吗？”“思考机器”问，他那眯着的眼睛里重新放出光芒。

“是的，我认识他好几年了，我经常让他来给犯人看病。”

这位坏脾气的小个子科学家似乎有些失望，他在椅子上向后坐了坐。

“你要见吉福尔吗？”监狱长问。

“暂时不要，”科学家回答，“但是我想请你沿着走廊非常非常轻地走到九号牢房，然后突然打开手电，看看九十七号囚犯是否在那儿，可以吗？”

监狱长突然站了起来，因为“思考机器”说话的语调吓了他一跳，但是短暂的震惊之后他笑了。他知道九十七号囚犯一定还在那里，但是为了满足这个古怪的访客，他还是拎着提灯出去了。几分钟后他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他表情古怪——几乎是一种敬畏。

“怎么样？”科学家问，“他睡着了吗？”

“没有，”监狱长回答，“他没有睡，他在床边跪着，他在祈祷。”

“思考机器”站了起来，在室内来回踱步，最后他转身面对监狱长。“真的，我真不想给你添麻烦，”他说，“但是请相信我，这是为了正义。我想等九十七号睡着，估计还得一个小时，我亲自去他的牢房看看。现在，不要让我继续打扰你了，你先去忙自己的事吧，我在这里等。”

然后，“思考机器”让监狱长见识了什么叫绝对静止。他看了一下表，表针指向八点四十分，然后他坐了下来一动不动，似乎对任何人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了。监狱长忙着整理一些账目，这期间他好奇地看了这位小个子科学家五六次，有两次以为他睡着了，但是那厚厚的眼镜片后面那双蓝眼睛虽然小却还是睁着的。九点四十分刚过，“思考机器”立刻站了起来。

“现在，我们去吧。”他说。

监狱长没有反对，他又点燃了提灯，打开监狱走廊的几道门，来到了九号牢房，他们在牢房门口停下来。牢房里一片寂静，只听见九十七号囚犯均匀的呼吸声。“思考机器”向监狱长打了个手势，监狱长轻轻把牢房门打开，他们走了进去。

“请不要出声。”科学家低声说。

他从监狱长手里接过提灯，轻轻走到床边，把灯光调到最大，去照九十七号囚犯的脸。科学家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囚犯的面部，并且看了一会儿，明亮的灯光惊醒了这个熟睡的人，他眼睑抽动几下，最后惊讶地睁开了眼。

“你认识我吗，吉福尔？”“思考机器”突然发问，他俯身向前，让

灯光也照亮自己的面部。

“认识。”犯人干脆地说。

“我叫什么名字？”“思考机器”追问。

“范杜森，”他立即回答，“我认识你。”九十七号囚犯用胳膊肘支撑着身体，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人。

“你穿多大码的鞋？”科学家问。

“和你无关！”这个犯人吼道。

“思考机器”把灯移到床边的鞋子上方，他把鞋拿起来仔细地看，然后放回原处，对监狱长点点头，然后他们出去了。这个犯用胳膊肘支撑着身体侧身卧在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眼欲穿地看着昏暗的牢房，然后一声长叹，躺下睡觉了。

“再让我看看吉福尔的家庭成员吧，然后我就不会继续打扰你了。”一进监狱长办公室“思考机器”就提出这个要求。监狱长把记录簿拿给了他。“思考机器”详细地摘抄了所有关于吉福尔的信息。“最后一件事，”他说，“就是给九十七号囚犯看病的医生叫什么名字？”

“是海恩德尔医生，”监狱长回答，“全名叫德尔莫·海恩德尔。”

“思考机器”把笔记本放回到口袋里，把帽子紧紧地戴在浓密的黄头发上，慢慢地戴上手套。

“吉福尔到底怎么了？”监狱长气急败坏地问，“求求你告诉我，您和哈奇究竟在查什么？”

“我相信你是一个有能力、工作认真、有良知的人，”“思考机

器”说，“而且我知道此事不是你的责任，但是九号牢房里的人不是菲利普·吉福尔。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菲利普·吉福尔已经逃离齐索姆监狱好几周了。晚安。”

然后，这位坏脾气的小个子科学家走了。

哈奇站在一栋房子的外边，敲了三次门，回声在整个房子里回荡，但是没人回应。这栋朴素的小屋位于郊外安静的街边，好像没人居住似的，然而，他发现淡淡的灯光从二楼的百叶窗缝隙中透出。

记者哈奇推断里面一定有人，否则灯不可能开着。如果里面有人，为什么不开门呢？于是他试着推了一下门，门没有上锁，他只是推开一条缝，没有继续推，而是选择第四次敲门，还是没有人应声。

哈奇正要转身离开，突然门开了，一只手从里面伸了出来，哈奇躲闪不及，被那手抓住了领子。尽管他本能地挣扎了几下，但还是被拖进了房子，身后的门重重地关上了。他什么也看不见，因为天色已晚，那只强壮的手仍然抓着他的领子。

“小子，我现在就教训教训你！”这个男人说道。

哈奇挣扎着，感到那个人在他的脸上狠狠打了一拳，打得他眼冒金星，然后他觉得自己身体在下沉，随后就失去了知觉。

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房间的长沙发上。他的头很痛，清晨的阳光射进来，刺痛了他的眼睛。他静静地躺了一会儿才想起先前发生的古怪事情，然后他坐了起来，观察这个房

间,正在这时候,他听见一阵裙子摩擦的沙沙声。他转身看见一个女人正在向他走过来——这个女人大概三十岁,长相可爱,但是脸上带着忧伤。

也许是出于防卫意识,也许是出于对女性的尊敬,哈奇不由得挣扎着站了起来。那个女人停下脚步站在那里看着哈奇。

“怎么回事?”哈奇问道,“我怎么在这里?”

女人的眼睛突然变得泪汪汪的,嘴唇在颤抖。“庆幸的是情况没有变得更糟。”她绝望地说。

“你是谁?”哈奇好奇地问。

“请不要问,”她恳求地说,“请不要问了!如果您能走路的话,那就趁着还有机会赶紧走吧。”

记者根本不确定自己到底想不想走,他已经恢复了自信和机敏,劲头十足,而且充满好奇。他只是下巴被打了一拳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以前也遇到过这种事情,另外,现在还有些事情需要他弄明白。

“昨天晚上打我的人是谁?”他问。

“请赶快跑吧!”女人恳求着,“相信我,您必须逃走。我不能解释——太可怕、太难以置信、太丑恶了!”泪水从她苍白的脸颊上流淌下来,她的双手一会儿攥成拳头,一会儿又张开。

哈奇坐了下来。“我还不想走,”他说,“把事情告诉我吧。”

“我什么也不能告诉您——不能!”女人啜泣着说。

她双手捂着脸轻声哭泣。哈奇看到从她的脸到脖子位置有一条伤痕——好像是用鞭子抽的。哈奇觉得不论处境有多么糟糕,

他都不是孤军奋战了，这个女人也是一个受害者。

“你必须告诉我。”他说。

“我不能，我不能！”她悲伤地说。

突然，她抬起头仔细地听着什么，那张带着伤痕的脸上充满恐惧。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他会杀了您的，他会杀了您的！”女人小声说。

哈奇双唇紧闭，示意她别出声，然后向门口走去。门口摆着一把很重的椅子，他拎了一下那把椅子，同时用安慰的眼神看了看那个女人。女人趴在沙发上，吓得钻进枕垫下面去了，瘦弱的身体随着啜泣声颤抖着。哈奇把椅子举过头顶，双手紧紧握住椅背。

有人转动门把手，发出咔嗒声。门开了，一名男子走了进来。哈奇从侧面看着他的脸，不禁惊呆了。

“天哪！”哈奇他暗暗吃了一惊。

他奋力把椅子砸下去，男子应声倒地。女人站了起来，尖叫一声，昏了过去。

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思考机器”、记者哈奇，还有一个强壮的车夫押着一名男子来到齐索姆监狱。

“这是你们的犯人菲利普·吉福尔。”“思考机器”说。

“吉福尔？”监狱长几乎是在喊，“他逃跑了吗？”

不一会儿，两名狱警押着九十七号囚犯进来了。在场的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竟然有两个菲利普·吉福尔。一个行为浪漫，表情凶狠，另一个面色苍白，目光中透出深深的悲伤。

“他们是兄弟，孪生兄弟。”“思考机器”解释说。他转过身面对